

康巴女士司

◎牟子

“女士司，我就月亮坝里耍刀——明砍了吧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路有两条：一是放弃与班辕卫队长泽仁的婚事，我们立即恢复你的人身自由，归还你的所有财产，你仍然做你的土司；一是坚持与泽仁的婚姻关系，永远在这里蹲下去算是你的造化，弄得不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！”镇中就就此告辞。”章镇中说完头要走了。

“站住！”女士司叫住了章镇中。

章镇中回过身来笑了，说：“莫非女士司现在就回心转意了？”

女士司说：“要我回心转意，你就等到草原上的乌鸦白了头的时候吧。”

章镇中淡淡一笑，在屋里徘徊了几步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草原上的乌鸦是永远也不会白头的，我也等不到。不过我怕的是女士司自己等白了头。你们藏族有一句古语说：‘男子五十正当年，战马弓箭不离身；女子三十人已老，碧玉珊瑚已离身。’女士司，你不能一个人在这土司官寨里住到三十岁吧？这么漂亮的绝世美女，这么美好的青春妙龄，就这样老去，可是天大的遗憾呀。土司，人生苦短，青春难再。”

章镇中说完转身离去。

一个多月来，女士司天天盼着章镇中回甘孜，让事情有个了结。谁知章镇中回甘孜，事情非但不能终结，而且才刚刚开始。尽管女士司在章镇中面前表现得十分倔强，实际上她内心已经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。她不得不在心里审视着自己：一个人为了婚姻付出这么大的牺牲，真的值得吗？莫非自己真的应该与杨泽贤或者其他一个什么人婚配，才能免得了这一场灾难？她想，莫非自己注定了要失去很多……

章镇中回到团部，正好杨泽贤也进了门。杨泽贤一见章镇中就说：“旅长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我想你应该恢复女士司的自由了。”

章镇中一边脱着黄呢军大衣一边说：“女士司关久了，心疼了吧？可是她却并不心疼你啊。”

“旅长，请你别这样说。女士司既然另有所爱，就应该让她去追求自己的爱情。”杨泽贤说。

“爱情？杨团长，你总是天真得那么可爱。我早告诉你了，这不是爱情。如果仅仅是爱情，我还用得着出动那么多部队干预吗？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这脑子怎么还不开窍？”

“旅长，我们还是网开一面，放了她吧。”杨泽贤依然用温和的口吻说。

“放了她可以，只要她同意做你的太太。”

“旅长，这不是拿我作牺牲品吗？”

“牺牲？也许真是牺牲了你和女士司。可是你知道，女士司一旦同班辕联姻，一场战争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康北爆发。那时候有多少康北的人民要被卷入战争的灾难？这同女士司的爱情还有你的声誉相比，哪一个更重要？”

章镇中歪理雄辩，一时间真弄得杨泽贤哑口无言。他知道对章镇中的任何乞求都是无用的，一转身离开了团部，跨上早已备好的马，径直找泽仁去了。这是他早和泽仁约好的。

在山后一片僻静的草滩里，一对情敌碰面了。两人各怀心思跳下了马背。泽仁心里在想，莫非杨泽贤今天要与我对决？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杨泽贤说：“杨团长，你好啊。”

“你好啊，泽仁队长。你看这草滩，我们不是曾经在这里与女士司一起打过猎吗？”

“杨团长今天约我出来，不仅仅是为了回忆我们一起打猎的日子吧？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？回想起来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，朋友一大群在一起是多么快乐。可是现在女士司失去了自由，度日如年，我们再也没有那样快乐的日子了。”

“杨团长，你也太假了吧。”泽仁把眼睛看着远处的雪山说。

“不，我是真心的。”

“你会有真心？”

泽仁也听说杨泽贤曾经为了救女士司企图放弃自己的生命，被陈越江打了一枪。可刘家驹认为这也许是二十四军的苦肉计，泽仁对此也持怀疑态度。二十四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把女士司抢过去与杨成亲，他怎么会放弃团长的位置，放弃女士司？

“泽仁，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。我们是情敌，在一般人眼里，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。也要，你不相信我，我也不勉强你。不过有一点，我们可以合作，把女士司从软禁中解救出来。”

“女士司被软禁在你们的手里，你是八一五团副团长，下一道命令，从土司官寨撤走士兵，不就把女士司解救出来了？”

“闹了半天，你还是不相信我，是不是？我这个团长现在是空有其名，一切都把握在章镇中手里。我要控制得了这个局面，早把女士司放了，还用得着来跟你饶舌吗？”

“那倒未必。你要是能完全控制这个局面，女士司还真不知道被你害成了什么样子呢？你不是也朝思暮想要夺走我的女士司吗？”

杨泽贤没有办法让泽仁相信他，他很失望也很愤怒，指着泽仁说：“你到底跟不跟我合作？”

“我不跟你合作，你要怎样？”

杨泽贤狠狠一耳光打在泽仁脸上。泽仁冷不防挨了这一下，竟跟跑了几下，他气愤已极，当胸一拳把杨泽贤打倒在地。

杨泽贤从地上爬起来，拍着身上的灰说：“好，我们现在扯平了，还是谈合作的事吧。”

“杨泽贤，告诉你吧，我们是不会上当的。你不要再自作聪明来欺骗我们了。你想想，你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设了圈套陷害女士司的，什么勾当你也干得出来。这样的人还有人性吗？我还敢相信吗？”

杨泽贤气得大叫起来：“这一切都与我无关！”

泽仁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掀人下河的人自己也会走到河边，也会有掉下去的时候。杨泽贤，我恨不得剥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，把你丢在油锅里。”

杨泽贤听了泽仁的话，反倒平静下来了。他知道，一时间要向泽仁解释清楚是不可能的。现在应该解决的是怎么营救女士司的问题，任何的争论和解释都是无济于事的。他心平气和地对泽仁说：“泽仁，不管你相不相信我，我不打算再作任何解释了。这些我们都抛开不谈，现在只谈一个问题：如何营救女士司，好不好？”

泽仁却冷笑了，说：“好啊，我们有一句古语说：‘没有诚实的骗子，更没有善良的强盗’。我倒是要想听一听杨团长还会想出什么坏主意来。”

杨泽贤不理睬泽仁的冷嘲热讽，仍然心平气和地说：“我认为，现在除了偷偷地把女士司救出来，别无办法。”

泽仁心里一动，“不知你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把女士司救出来？”

“我就是来找你商量这事的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女士司她并不爱我。我希望救出女士司以后，你能带着她离开这片土地。”

“你要我带着女士司走出西康省？为什么要走出西康省？这里是她的领地，离开了这里，女士司还是土司吗？这事女士司不会答应，我们也不会答应。”

“是啊。”杨泽贤望着远处的雪山说，“一边是权势，一边是爱情，这都是要命的。可是你和女士司只能选择一样。”

(未完待续)

女儿谷：1937

◎李左人

阳光下，白云和白雾亮得刺眼，彼此纠缠，横在半山腰，把山麓映衬得如黛般幽黑。近处，小麦一片金黄，妇女们拿着镰刀背着背篋，三五成群向地里走去。院子里有了响动，钟秋

收收第一天，今天开镰收，巴里家家户户都早早起床，生火做饭。钟秋果也起来了，打开窗，坐在桌前，却没法像往常一样静心看书写作，他惦记着尼玛，盼着外出前能看到她一眼。钟秋果走出门，站在走廊栏杆前。东边远处的雪山还是灰蒙蒙一片，渐渐地天幕上泛出一抹淡青色的晨曦，慢慢转化为鱼肚白，鱼肚白逐渐扩大，变成天光。突然，雪峰背后射出耀眼的彩霞。他赶紧走出门，见红红的太阳冉冉升起，当它冒出一多半时，猛地往上一跳，悬在雪峰顶上，顿时万道金光直射天穹，他感觉金星乱溅，满眼辉煌。太阳升高了一些，雪峰由枯黄变成金红，变成一座红灿灿的金山。他惊呆了，鲜水河的日出竟然如此美丽！

钟秋果问：“刚才那个人是二太太吧，她叫你爸做什么？”

“给他喂马。”她从坎肩里掏出项链系着的喂马，上面镶着一颗硕大的红玛瑙珠，问：“这个，你有吗？”

钟秋果说：“我们汉族只有小孩才戴，叫长命锁。”

“长命锁？为啥叫锁？”尼玛两眼清纯似水。

“汉族新生儿满百日或周岁，要举行佩戴长命锁的仪式。在脖子上挂一只银锁，锁住性命，保佑小孩平安长大，一直戴到长大成人。”

钟秋果也笑了笑，明白二太太的心思了。丹增上山打猎，她张张扬扬送去护身符，既表明她把丈夫的安全挂在心上，对他最关心最体贴，又向全院的人宣告昨晚丹增老翁在她房里过夜。

“你愣头愣脑干啥呀，快去吃早饭！”尼玛说着，把他拖下楼。

钟秋果到饭堂吃早餐，才吃了一碗糌粑，胡仁济来了，在旁边坐下，问：“昨晚半夜还去跳锅庄？”

钟秋果说：“尼玛小姐来请，不便推辞。我和王中只去跳了一小会儿！”

胡仁济笑笑，拍了拍他的臂膀，一脸神秘。

丹增走出官寨门，跨过山溪，仁清明措突然从磨房探出头，喊道：“大舅！”

丹增紧张地四下看看，见没人，也进了磨房，没好气地问：“你来干啥？”

仁清在深山里躲了十多天，闷得心慌，悄悄去俄叠窥伺，得知县警察局发通缉令抓捕他，不敢逗留，半夜潜来巴里，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等到丹增出来。

“我要见舅妈！”

“她陪长官去下扎坝，你见她不是自投罗网吗？”

仁清以为丹增骗他，坚持说：“见不到舅妈，我就不走！”

丹增骂道：“你等着。”

丹增匆匆回到官寨，办事处的人还在饭堂吃早餐，他偷偷上楼拿了一包银圆出来，交给仁清明措，说：“五十块藏洋，赶紧走人！”

仁清明措丢下钱袋，恨恨地说：“不稀罕。逼急了，我把啥子事情都抖出来！”

丹增厉声警告：“小子，要横吗？有些事情你知我知，不说出来，

对大家都有好处；要是翻了脸，你就死定了！”

仁清守候了一阵，果然看见舅妈领着办事处的人出来，这才悻悻离开。

泽仁旺姆、钟秋果、胡仁济、王中、赵元福五人，走出官寨大门，打马往河边麦地走去。艳阳高照，天空碧蓝如洗，正是收获的好天气。河坝是巴里最平缓最肥沃的地段，干旱影响不大。苞谷已经挂上红须，穗大饱满。小麦地一片金黄，河风吹来，荡起层层涟漪，穗头碰撞发出飒飒声响。收割是从靠近河边的那片麦地开始的，十多个青年妇女弯着腰不停地往前割，身后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麦把，有老人和小孩在后面捡穗子。

忽然，远处传来男人粗犷的歌声：

翻一匹山我是一个人，翻两座山我还是单身……

一个骑马的小伙从山脚走来，割麦的女人抬起头，看谁在那里挑起对歌。

河坝割麦的阿妹子，哥哥想看你的金戒指。

有姑娘直起腰，清清嗓门回应：

多情阿哥哟莫妄言，火塘里有火才能煮饭。想拿到我的金戒指，那比登天还要难！

泽仁旺姆用马鞭指指地头，说：“你们注意，有戏了。”

小伙子拉紧缰绳勒住马，接唱道：

河岸边的坝子上，开满五颜六色的鲜花。我最喜欢的，就只是妹妹你这一朵。

“不识好歹的家伙，他还来劲了！”姑娘骂了一句，立即回敬：

河岸边的坝子上，窜过来一只游逛的狐狸。虽然毛皮光生漂亮，一身臭肉连狗都不屑一顾。

男人打马向女人们走去，放开喉咙吼开了，走音跑调：

你不要认为我这座山小，我的山上还有彩幡；你不要以为我功夫不过硬，试一下你就会舍不得让我离去。

女人们突然认出来人，把一位小个子姑娘推到前面，被推的姑娘面红耳赤，使劲往回挣。两个女人扔下镰刀，躬着腰悄悄朝小伙子跑去，另一位姑娘唱道：

天上飞过的鸟儿，会在地上留下影子；如果我没认错，沾花惹草的家伙就是布日。

布日看清小个子姑娘就是他的“呷伊”，赶紧提马缰逃跑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偷偷潜行过去的两个女人冲上前，把布日拖下马，摔倒在地。

小伙子的“呷伊”在地里哈哈大笑，笑得直不起腰。布日狼狈地骑上马，落荒而逃。

钟秋果等听不懂他们唱的什么，也明白发生的事情，抚掌大笑。笑声惊动了收拾布日的女人们，一个个嘻嘻哈哈跑回麦地。

钟秋果大开眼界，对扎巴人的顽强和乐观，有了新的认识：只要活着就要快活，哪怕日子百倍地艰辛。他问泽仁旺姆，扎坝春秋收之时有没有什么狂欢活动。她说：“有呀！布谷鸟叫开始播种，青年男女在地头作对摔跤，打闹嬉戏；秋风飒飒小麦黄，收割前跳锅庄——昨晚，嘛呢坪不是疯跳了一晚上吗？”说完，眉梢一挑，朝他眨了眨眼。

他们在河岸小麦地转了转，泽仁旺姆估计，这片缓坡地能收获到正常年景的七成，比上次估算的要好些。钟秋果十分高兴，伸了伸中山装，一挥鞭子，说：“走，去下扎坝！”

(未完待续)



甘子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6年4月24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校对：赵春燕
版式设计：边强

7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
XUEHUA
【第2617期】